

第一个故事 末日并未到来

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,人类仍将继续存在于地球之上。

2013年1月7日,上海,据天气预报称,受重度雾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能见度不足一百米。即便如此,人间并没有丝毫毁灭的迹象。那一天,对其他人太普通不过了,对我来说却非同一般,或者说有些不好的预感。我与小青比往常起得要早一点,大概六点吧,小麻雀就在窗外叽叽喳喳地叫着我们了。

我们预约好了要去医院检查,所以不吃早餐,不喝牛奶,带着空腹昏昏沉沉地出门了。我们要去医院检查的不是什么病,而是用B超检测卵泡,以此来确定一个最佳的同房日期。

我开始是非常乐观的,认为生儿女那是生命的本能,和吃饭睡觉一样简单而容易。小猫小狗,猪马牛羊,就连玉米小麦,都是自然而然的,何况我们这些主宰世界的高级动物,生个孩子那不是随随便便睡一晚上就有结果的事儿吗?但是我们还是非常谨慎的。自从准备做父母的那天起,我们不喝酒,不抽烟,不接近抽烟的人,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,如果感冒发烧了也会扛下去。小青有偏头痛,原来病情发作的时候都要喝可乐,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她连可乐都戒掉了。我们还选择了调理,没有接受西医,也没有接受其他,我们接受了中医。毕竟中医是自然的,毒副作用是不大的。我们每个星期一上午,便会早早地赶到医院,排队挂号、候诊和拿药,每次拿到药已经是下午了。

回到家,小青再花费三个多小时来熬药,基本就是半夜三更了。

小青认为,这样的铺垫还是不够的,毕竟城市污染太严重了,还有工作生活压力大,氛围太过压抑而凝重。于是,在各种调理到位之后,我们心照不宣地回了一次陕西,而且专门去了一次华山。那时虽为炎夏,华山却凉爽异常,空气干净得没有一粒尘埃。那晚,我们投宿于西峰。西峰有“天下第一洞房”美誉,相传吹箫人萧史和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公主在双双乘龙驾凤成仙之前,曾到西峰莲花洞点烛成婚,所以华山是爱情山,无论相濡以沫的夫妻,还是初识的情人,携手游过一次华山,必将情深意浓。在西峰住下之后,于黄昏时分坐在悬崖上,看落日与往日是不一样的。往日太阳再怎么坠落都高高在上。其实什么都高高在上,一棵树高高在上,一盏灯高高在上,一只鸟高高在上,房子也高高在上。而如今,什么都在我们脚下,沉入了脚下的万丈深渊。在这种苍茫之中,没有鸟语,没有花香,没有人声鼎沸,也没有凡尘和人间烟火,四处一片静谧,似乎身处天外一般。

从华山上来,我不让小青走太倾斜的路,不让她坐太过颠簸的车,也不让她太过于劳累。从华山回到老家,我叮嘱大姐好生照顾小青。我偷偷地给大姐说,小青应该怀孕了。大姐问我,大概几个月了?我说,大概半个月了吧。于是我们一家人全都知道小青怀孕了。小青和我也相信怀孕了,我们觉得在那么美妙的山上,在那么美妙的夜晚,还有那么美妙的传说,如果这都不能怀孕的话,那简直就是天理难容。

从第五天开始,小青买来了早早孕试纸一遍遍地测试。为了保证准确性,不惜代价用上了三十块一支的测试笔。那段日子,测试笔上的那条阴阳线一直紧绷在小青的心中。

每次测试的时候,小青把它放在手心紧紧盯着,有时候还举到头顶仔细地辨认着。一天,两天,三天;三次,六次,九次。她所希望的那条强阳并没有出现,小青开始怀疑是测试笔不准确,后来怀疑是使用方法错误,甚至怀疑自己把水喝多了。

我们的第一次计划就那么不明不白地落空了。直到结婚多年之后,小青依然没有任何反应,随着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败,我们对未来几乎有些绝望了。我们去咨询医生,医生问,你们一般什么时候同房?我说,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。医生说,我说的不是白天晚上,我说的是时机,同房应该有一个最佳时机,建议你们去查查卵泡吧,这样会更加精确一些。我们才突然明白是一个叫卵泡的小东西在捉迷藏,于是每个月都会去检测一次卵泡,已经检测过多少次数都数不清了。

小青把这些化验单夹在一起,装订成了一本书。她常常拿出来呆呆地坐在那里翻来翻去,看卵泡圆了还是扁了,大了还是小了。如果检测结果显示,卵泡直径达到十八至二十

《预言家》(文摘)

□陈 仓



作者介绍

陈仓,陕西丹凤县人,目前定居于上海。“70后”诗人、作家,代表作有《流浪无罪》《诗上海》《艾的门》等诗集,及八卷本“陈仓进城”系列小说集。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广泛转载,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等机构评定的年度排行榜和各类年度选本。

2013年以来,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,上海市作协2013年度、2014年度优秀作品奖,第二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,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双年奖,《人民文学》第四届美丽中国游记征文奖,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,中国作家出版集团2016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普陀区作协副主席、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。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,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高级研修班学员。

轻喊我爷爷了。所以说,对于我这样的中年人而言,繁衍生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,错过了这个月也许就没有下个月了,也许就真正地断子绝孙了。曾经与小青说起生孩子的事儿,我说我最大的遗憾,不是自己的钱财有没有人继承,而是担心自己一生写的文章、收藏的石头瓦块,没有一个人能够替我传递下去。小青则说,你死了我就把这些东西一起扔掉。我说,一个不剩吗?小青说,在你的坟里就留两个恐龙蛋吧。我明白这是玩笑,她一定不会这么这般无情的。她小时候的成绩单,中学时候的作业本和书,还有吃过的糖纸,都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,说明她是一个念旧之人。念旧之人都是收藏大师,自然不会扔掉我所珍视的东西的。

我拉上了窗帘,去卫生间草草地洗了洗,回到床边久久地看着小青。看她昏昏沉沉的一副痛苦的样子,我不明白从何下手。

我说,还是改日吧?我明天回来的时候,你的头痛也就好了。

但是小青闭着眼睛说,明天就迟了。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心灰意冷。可以说,这是人世间最为糟糕的一次恩爱,像是两株被霜打的即将凋零的菊花,硬是被寒风逼着纠缠在一起,然后又轻而易举地被拉开了。做完功课,我又去洗了一把手,坐在床边给小青按摩。每次她头痛的时候我都会给她按摩。而小青每次同房后,要靠在床上躺上一个小时。

同时有人打电话来,说起绍兴的高铁马上就要开了。小青听人催促,便对我说,这是到绍兴领奖,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她说着,自己也打起精神出了门,强忍着病痛开会去了。

当我走出酒店的时候,除了浓重的雾霾,外边又下起了小雨,那种昏暗和低沉让人十分伤感。我像疯子一样,没有

红绿灯,也没有人行道,当我冲进火车站的时候,惟一的那趟火车已经开走了。我万般无奈,只好绕道杭州,当我坐着大巴从杭州赶到绍兴,欢迎晚宴已经结束了,大家早就各自回房休息了。

我独自一人清清凉冷地走在清清凉冷的街上。我是第一次到绍兴,不单单对三味书屋倾慕已久,还对陆游与唐婉那千古爱情哀叹不已。这一天,绍兴下了大雪,九曲回廊,亭台楼阁,小桥流水,枕河人家,青黛色的屋顶,雪白的石灰墙,才子佳人的打扮,如今再积一层白雪,似乎又披了一件袄子,添了一顶帽子与一条围脖,显得更加清爽而浪漫了。

我找了一个小饭馆坐下,一碟茴香豆,一个霉干菜肉肉,真想再温一壶黄酒,像个文人骚客一般饮一杯。可是想到了小青,想到一片茫然的前景,我还是自己劝慰自己,默默地念起了陆游的《钗头凤》:

红酥手,黄滕酒,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,欢情薄。一怀愁绪,几年离索。错、错、错。

春如旧,人空瘦。泪痕红浥蛟绡透。桃花落,闲池阁。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。莫、莫、莫!

从第五天开始,小青依然如故,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儿,是用早早孕试纸开始测试孕情。小青说,只有清早是最准确的。但是试纸上那条红线依然没有出现。小青有点不甘心。她总是不甘心,于是换成了测试笔,结果当然是预料之中的。空腹、偏头痛、雾霾、重度污染,还有双方的奔波与劳累。两个连肉眼都看不到的小东西,怎么可能选择在这个时候融为一体,创造出一个新生命呢?我安慰她说,还是再等一等吧,比芝麻还小,能给这个世界传递什么信号呢?

第六天天刚亮,也就是一百三十六个小时之后,在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中,小青仍与往常一样拿出一支测试笔,然后坐在抽水马桶上反反复复看了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之后,小青突然摇晃着我说,你快起来看看,是不是有颜色了?我揉了揉眼睛,拿着那个浸有尿液的测试笔,贴着自己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还摘掉眼镜,不停地转换角度,一会儿逆光,一会儿顺光,一会儿举到头顶,一会儿放在胸前。加上一部分自己的幻想,我真看到了一条红线。严格来说还不算红线,而是一点点反光而已。为了不让小青失望,我违心地说,是有一点点了。

小青立即给单位领导请了假,表示自己身体不适,不能去上班了。

她躺在床上不敢翻身,似乎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让这点生命的迹象消失。她躺在床上,仍然不停地盯着那根线,从早上到中午,从下午到晚上,整整一天都处于一种压抑的兴奋之中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小青都沉浸在那些测试笔上,好像自己真怀孕了一般。她在单位,每天要测试五次,每次都会发短信给我,有时说有了,有时说没有。她下班回家的时候,把一天中用过的测试笔,齐齐地摆放在一起,不停地跑过去看看,像一名将军在监视着她的部队。

直到第九天的早上,当小青再把一支测试笔放在我的手心时,我才真正地发现,确实有一条非常微弱的似有似无的粉红色的线条。我提醒说,会不会是误差?测试笔会不会是假冒伪劣?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颜色在不断加深,终于超过了参考线,专业的说法就是“强阳”——一个新生命最初的迹象。

那天中午小青打电话给我说,医院抽血化验的结果出来了。我沉默地等待了半天,然后哆哆嗦地问,是不是有了?小青是个低调的人,而且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。我从她压抑着的语气中,无法判断医院化验的结果到底是什么。小青说,虽然是强阳,过几天还得再化验一次。小青用的是不太确定的口气,但是照着她的说话方式,我判断已经是十之八九了。

我三十五岁的小青怀孕了,而且怀的是我这个四十岁老男人的血脉。我不得不惊叹,生命的坚强与伟大了。我急切地想到那张化验单,只有那张化验单是可信的。但是还没有下班,我带着这个消息飞奔下楼,在新闻路,在陕西西路,在常德路,漫无目的地走着。新闻路有阮玲玉爱巢,陕西路有童话城堡,常德路有张爱玲故居,但这些都不是我的目标。我的目标是看到那张灿烂的笑容,想把这个喜讯告诉每一个认识的人和陌生的人。最后在安远路,我停了下来,这是玉佛寺所在地,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无所不能的菩萨。

我对菩萨说,我们家的小青怀孕了!请保佑我们吧。

(摘自《预言家》,陈仓著,作家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)

《你给儿子写信了吗》(节选)

□王 刚

你感动兴奋吗?

爸爸这批人无论在道德上,还是那些准则的操守上都有很多问题,但是爸爸喜欢约翰·列依是真的。儿子,向你保证:

《HEY JUDE》。

爸爸的包袱

奶奶渴望去海南看蓝色的天空和海洋,可是,面对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你敢带她去吗?奶奶有很多病,概括起来是心血管病、焦虑症病。新疆乌鲁木齐的医生问奶奶,你有的时候想自杀吗?奶奶总是说想呀,但是,我想到两个儿子,我不能自杀让两个儿子背黑锅。不敢对奶奶说要带她来海南,怕最后说话不算话,让奶奶失望,加重她的焦虑绝望。终于对她说了,奶奶兴奋、紧张。爸爸知道,八十二岁的老人兴奋和紧张都会打垮她,不能让她白白承受。儿子,你很难想象带着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旅行是多么麻烦,先是心理上,爸爸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,关于爸爸的自私,自我中心,狠“独”的人品……太多的人也包括你——都有过深刻的教训。奶奶不愿意让爸爸背黑锅,却让爸爸背个大包袱。想到种种麻烦,爸爸已经感觉自己有焦虑症了。

周六去宣武医院为奶奶开药(上路前要为奶奶准备很多药)时,爸爸是三点四十分到的,医院已经不挂号了,他们三点半停止挂号了。感觉到绝望,爸

爸愤怒了,先是夸张地乞求他们开恩,接着开始用手拍打他们的柜台、窗口,头脑更加恍惚时就破口大骂,现在想起来脸红、羞愧。终于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走出来,我说我仅仅是开些药,别的地方没有,只能在这儿,我手里有你们医院专家的处方。他说你上三楼看看还有没有医生。我忙乱地冲向电梯,人真多呀,电梯真慢呀,我开始走楼梯朝着三楼跑。到了三楼还有很多人在排队。我盯着一个医生,在她稍稍有空的时候,请求她多加一个号。她目光呆滞地看看我,神情有些恍惚,说:加呗,既然你话都说成这样了。爸爸又连忙朝一楼跑,电梯的人仍然太多,电梯仍然太慢了。跑到了一楼挂号窗口,女孩子朝爸爸伸手要东西,爸爸说医生说可以。她说,你得要个她的条子,有她的公章才行。爸爸额头上的汗水已经进了眼睛,不得不闭着眼睛说,医生没有说呀,她说可以挂号。女孩子说你必须拿来她的纸条。爸爸再次朝三楼冲刺。跑到三楼时,那个女医生说慢,然后,真的给了爸爸一张白色的纸条,爸爸拿上就跑,害怕挂号的女孩子已经离开了。刚到了门口,医生喊爸爸回来,然后,她拿出了自己的公章,盖在了白条子的上边。爸爸再次往一楼冲刺,到了挂号窗口时,女孩子还在,她接过纸条,递给爸爸一张号。要命的号呀,爸爸又怕医生走了,再次朝着三楼奔跑,没有看到电梯了,目光中也没有任何人

了,只有医院过道楼梯间灰色的乌云,像是北京苍茫天空下的雾霾。爸爸抱着治疗奶奶焦虑症的药瘫倒在出租车里时,想到美国人和德国人遇事的平静,那么后悔自己骂人,反省自己文化上、性格上、心理上的问题。

第二天开车堵了近两个小时去了朝阳医院,要为奶奶上路前开心血管方面的药。九点钟你们不会下班吧,决不吵架骂人,不再证明自己文化低劣,不再动怒损害自己的身体。排到窗口没有号了,我对女孩儿说,我仅仅是开药,有你们医院专家的处方。她说那也没有号了。爸爸的脑袋再次蒙了,隐约听到女孩儿说可以挂下午的,得救了,挂下午的吧。下午再来一趟吧,办完事情五点钟或者五点半再来吧。于是回头又去问女孩儿,你们下午几点下班,她说四点半。爸爸再次怒不可遏,肮脏的语言被生病的人群淹没了。走在北京的大风里,看到蓝天,感觉到自己又伤身体了,爸爸痛恨自己的素质和品德。

海南香水湾的大海边,奶奶和爸爸此时刚舒口气看着天空。儿子,连奶奶都发现了,海南的天空一点儿也不蓝,发布的指数是三十多点,可是,天空总是有灰白的雾,没有五六年前的湛蓝了,那成块成团的云朵呀,在湛蓝的天空里游动。海浪朝着我们喧哗着,海水也便是淡绿色的了。

(摘自《你给儿子写信了吗》,王刚著,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)

HEY JUDE

儿子,当年那个留着长头发,在乌鲁木齐的漫天大雪中还穿着一件日本旧西装的青年就是我,你的父亲。天气那么冷,却因为爱美仍然不愿意穿棉服。身上日本的旧西装很多人都说可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,也许上边还沾有艾滋病毒,二十四岁的父亲却因为深深地恋着它的版型连冬天都穿着它。艰难地行走在没膝的雪中,看着雪花在灯光下像洪水一样地朝我奔涌。深夜行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,是因为内心里有着烈火一样的愤怒:孟非从阿联酋回来,他带回了一盘磁带。是披头士唱的歌,里边有约翰·列依。

时光已经很久远了,当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,二十多年摇摇摆滚,流走的时间把我从青春的垃圾堆扔到现在的垃圾堆里。约翰·列依却从来没有从我的内心退却,《LET IT BE》《YES-TERDAY》《HEY JUDE》如今你也非常熟悉。只是它们让我想起的是所有那些当年在乌鲁木齐的女孩儿,她们为我擦汗并和我一起葬送青春,而你,你的女孩儿在哪里?在北京?在英国?你其实最喜欢的还是《I WANT TO HOLD YOUR HAND》,我想抓住你的手还是我想握着你的手?我怎么对你说那个晚上在乌鲁木齐漫天大雪中的列依呢?在孟非家一遍遍地听,拿出自己珍藏的TDK磁带让他为我转录,我边听边为自己不满足的生活流泪。当我再次回到了白色的黑夜中时,醉酒的我凄凉地哭泣着,一遍遍地唱着那首刚学会的《HEY, JUDE》,雪是那么温暖,灯光如同阳光,乌鲁木齐的夜空光辉灿烂,照耀着我的前方,我就像是一个得了青光眼的病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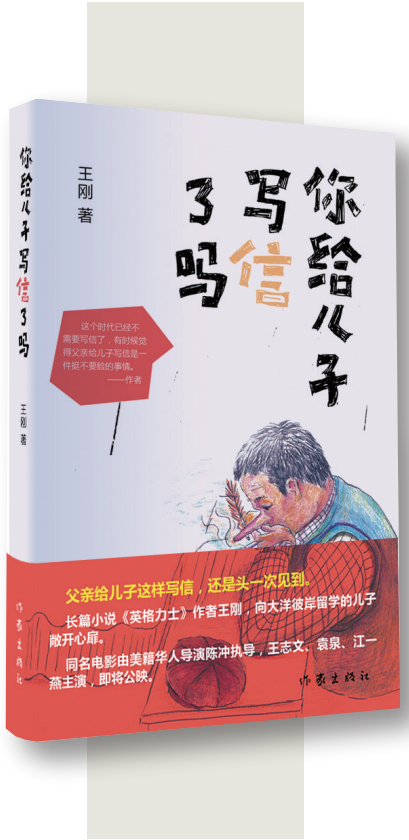
那样,再努力也睁不开眼,故乡的大雪让我胆大妄为,猖狂无比。黎明时分回到了家,如同将熄的炭火,更像是垂死的牲畜,瘫倒在小屋的地上,在深沉的睡梦中把雪野、乌鲁木齐、约翰·列依永远地搅拌在了一起,以至于在自己的一生中,只要是看到了雪,就想到了乌鲁木齐,就看到了那个反叛者和他的音乐以及我的反叛和我的音乐。

儿子,你是反叛的吗?似乎没有,你后来告诉我,你经常放学不回家,在外面闲逛,或者在网吧里。可是,粗心而且自私的父亲却完全不知道。爸爸的自私和粗心救了你,让你没有受到那些可怕的关注以及鼓励。记得你去美国之前,我对你说:别人问我,你是如何教育孩子的?我回答没有教育。人生挺失败的爸爸只是喜欢喝一点酒后,在家里骂权力,骂教育,骂文化,骂污染,骂疾病,骂衰老。你当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?你说:那总比骂我好!

在车里,我们经常一起听约翰·列依,就好像他是我们共同的熟人,以后你自己去买了约翰·列依的CD,你也会把他的歌声用MP3装起来,放在家里新买的车上,在一起去大海的时候反复听。你可能也会把约翰·列依介绍给你的那些女孩儿。因为这些,爸爸总是以为约翰·列依永远年轻。有的人不一样,他们不会老。

可是,无意中又看了大野洋子的视频,她在表演。她是死了多年的列依的夫人。她唱着当年那些摇滚的歌,使她看上去更加衰老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又唱又跳,显得残酷滑稽,让人心酸心疼。

正因为心酸心疼,所以今天特别想对你说说我们的约翰·列依。



儿子,那个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,并渴望拿到纽约律师资格的人就是你,每天要被迫读六十页法律书,还要去健身房运动。你买了很好的西装和皮鞋然后照镜子,看自己像不像是一个美国的律师,你的目的性似乎比父亲强得多,你在与父亲讨论时已经比过去更沉默了,因为你已经更加不适应一个父亲的夸张。你走在纽约,还有明尼阿波利斯的大雪中,会想起爸爸的约翰·列依吗?披头士里那些比你更娃娃的脸还能让